



角落里的那束光

石门县湘佳永兴学校 龙思燕

教室里,最后一排的角落总是蜷缩着一个瘦高的身影。他叫小佳,是个插班生。那身沾着污渍的校服,仿佛是他与这个世界之间一道无形的墙,而他那双低垂的眼睛里,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故事。

“老师,校服我洗了,可是……”一个清晨,小佳站在办公室门口,校服湿漉漉地贴在身上,裤脚上还滴着水,“爸爸只给我买了一套校服……我搓洗到半夜,可早上还没干。”他的声音

轻得像一阵风,却重重地撞在我心上。

当我推开小佳家的门时,眼前的景象让我瞬间红了眼眶。空荡荡的房间里,一张破旧的木桌上摆着半包方便面,墙上歪歪扭扭地挂着一家三口的照片,却已经泛黄卷边。原来,父母离异后,小佳就像一颗被遗忘的种子,独自在这方寸之地艰难生长。

“是不是遇到困难了?老师可以帮你。”体育课上,我轻轻蹲

在小佳身边。那一刻,这个倔强的男孩突然崩溃了,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。“没人爱我……我没办法了……”我递过纸巾,把他冰凉的手握在掌心,对他说:“无法选择出身,但可以选择未来。老师相信你。”

从那天起,我成了小佳的“临时妈妈”。每周五放学,我都会塞给他一个小信封,里面是换好的零钱,课桌里时不时会出现新文具和零食,每月我都会提醒他去理发。渐渐地,那个总是低



着头的男孩开始挺直了脊背。“老师,这题我会!”当小佳第一次举起手时,全班同学都愣住了。半年的时间里,他的成绩从中游冲到了前列,虽然校服依旧很旧,但总是干干净净的。毕业典礼那天,小佳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:“您是我生命里的那束光。”简简单单的一句话,却让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。是的,教育就是如此神奇,当我们用爱去浇灌,再贫瘠的土地上也能开出最美的花。

家乡的色彩与星空

泸溪县潭溪小学 刘建新
 “娃娃画童”社团初建时仅4人报名,小涵是最安静的一个,她跟着奶奶生活。第一节课上她攥着画笔指尖泛白,半天不敢落一笔,画纸空白得像她躲闪的眼神。“你看窗外的山,清晨是青灰的,现在太阳给它镶了金边呢。”我蹲下来,把画着晨山的本子给她。她小声说:“我手不听话,画不好。”

我拉她去操场捡树叶,去河边找鹅卵石,说:“我们不用笔,用树叶蘸颜料画好不好?”她犹豫地按出一片“枫叶”,石面上像突然开了花。那天,她用树叶、松针、泥土画了串“脚印”,说:“这是我想爸爸时,在山上走的路。”我忽然懂了,美术教育从不是教技巧,而是帮孩子打开心扉。

冬天教室没暖气,孩子们冻红的手仍攥着画笔;画材不够,我就带他们捡树皮做画框,采野果取汁液当颜料;爷爷奶奶们认为画画耽误学习,我把画贴在村口墙上,指着小涵的《家乡的星空》说:“这是她心里的家,会画画的孩子心不慌。”慢慢地,质疑声消失了,她们的小画贴满教室的半墙,每张画里都藏着孩子的心事。

后来我调到潭溪中心完小,成立近50人的美术社团,又遇到第29届全国中小学生书画大赛征稿。备赛时,美术室的灯常亮到晚上9点。小涵想画家乡的春天,却总觉得颜色不够亮,蹲在角落揉了画纸又展平,眼圈通红。我索性陪她去看河水倒映野花,阳光碎成金斑。“春天不只有绿,还有河水的蓝、野花的粉、阳光的黄,像心里的话,要慢慢说才好听。”回去后,她用浅蓝画水,用橘黄点阳光,连岸边石子都被涂上淡紫色——奶奶种的豌豆花的颜色。

孩子们小心写上姓名,交给我时像捧着宝贝一样。获奖结果揭晓,我校共获得一等奖4人、二等奖16人、三等奖15人。教室里瞬间沸腾,小涵抱着证书笑着说:“老师,城里人也能看见我们的春天!”

在许多人眼中,农村是清风明月、碧水蓝天的诗意所在。然而,对于长年扎根于此的教师而言,却常常难以感受这份浪漫。尤其是面对班上占多数的留守儿童和问题学生时,往往生出“恨铁不成钢”的无奈,或是陷入回天乏术的自责与困顿。

记得十多年前的一个星期天,我正在农村学校工作,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校园。晚自习第一节课时,几个班干部告诉我教室需要打扫,请我先休息片刻。心情低落的我,见孩子们如此懂事,便走到操场吹风散心。

第二节课的铃声响起,教

落下“花雨”的夜晚

吉首市乾雅小学 吴拥华

室的灯却未亮。我匆匆上楼,一推开门,无数彩纸做的“花雨”纷纷扬扬洒落——“吴老师,生日快乐!”全班孩子异口同声地喊道。原来,他们支开我,是为了悄悄布置这场生日晚会!孩子们安静地听我讲完感言后,开始表演他们自排的节目。那一节课,我的嘴角始终上扬着。

晚自习结束后,我怀抱着孩子们送的红薯、桃子、李子、辣椒和自制的贺卡,在他们的簇拥下回到办公室。自那天起,我不再因学生衣角的泥土而心生厌烦,那是他们帮助父母干农活的印记;不再因作业未完成而厉声斥责,也许他们

忙家务至深夜;不再因回答问题时吞吞吐吐而气恼,从他们清澈的眼神中,我读得出他们也渴望厚积薄发。

春天,我带他们走进山野田地,观察万物复苏的痕迹;秋高气爽时,我们一同走出校园,感受丰收的欢愉。“那里有成片的树林,金秋梨已挂满枝头;这边是层叠的梯田,稻谷正颗粒归仓,苞谷如手榴弹般饱满,田埂边野花烂漫,清香四溢;弯弯的河水倒映着翠竹成荫,挺拔间尽显高风亮节……”当孩子们在作文中写下这样的句子,并陆续发表在各类杂志上时,我欣慰地感受到:他们的世界,也正被一束束光温柔照亮。

被看见的“隐形贡献者”

长沙大学附属中学 周红丽

到教室后排的小宇、阿航、佳佳,他们今天没承担任何摊位的工作,只是买了几瓶柠檬水和泡泡水。他们把手缩进自己的袖子里,笑容显得有些勉强,我心里猛地一紧:在刚才的狂欢里,他们被自动归类为“未付出者”。

晚自习的时候,我临时改了计划,我把PPT上的“庆功”页面关掉,在黑板上画了个大大的圆,写上“义卖生态链”,我问:“今天的义卖活动成功的要素有哪些?”同学们七嘴八舌地回应:“卖品组、推销组、售卖组、后勤组……”“那么,物品卖给了谁?”“购买者。”我点头给予肯定,同学们把“购买者”三个字填进圆圈的末尾一格,我说道:“今天,

没有购买者,我们的生态链就运转不了。”

我打开手机相册,投影出几张抓拍的照片:小宇拉长胳膊把20元纸币放进捐款箱;佳佳手里举着泡泡水,在阳光下吹出彩虹泡泡。“看!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让这场义卖更完整,掌声送给他们!”教室里响起热烈的欢呼声。

后来,我看到同学们写的周记,佳佳写道:“我原先不过是个‘路人甲’,老师说我也是一‘义卖生态链’中的一环,那一刻,我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。”阿航在周记后面画了一幅漫画:他牵着学弟的手,一起走向摊位。漫画的标题写着“被看见的隐形贡献者”。